



天柱山上，那一抹红

汪静群



天柱山上的一抹红（作者供图）

秋天到了，为与秋景交朋友，我邀同伴攀登天柱山。

我的大脑里总萦绕着天柱山挺拔峻峭、连绵起伏的影子，而最使我难以忘怀的，还是那满山的小不点儿——红籽。是滴滴血？是簇簇火？它蔓生在天柱山的石岩上、峭壁间、沟壑中，比繁星还多、比枫叶更红。那景色，真可谓——红云数万重！

我惊叹这不引人注目的红籽竟把秋天的天柱山装点得如此庄严美丽，可同行者却说它的贡献远不仅仅只限于此。他告诉我：天柱山是一片红色的土地，革命战争岁月里，为了人民的解放、为了古皖大地的新生，多少英烈血染天柱。在那难忘的岁月，天柱山周边的群众曾用它充饥、省下粮食送给红军，后来红军自己也来采红籽吃。人们便赠它一个光荣的名字：红军粮。

红军粮，多实在的名字！果实如此敦厚富有，饱满充实，沉甸甸的。性格坚韧不拔、不屈不挠，为孕育金色的果实，它经过多少风吹雨打、日照星沐，在春寒料峭中萌芽，在酷暑

炎天里生长，在五彩缤纷、充满诗意的秋天中，红艳艳、金灿灿，渲染着秋的斑斓、点缀着秋的庄严。

读师范时，也是一个深秋，与几位同学从天柱山西南边的黑虎崖攀登上山，那时青春年少，一路披荆斩棘、半跑、半爬、半攀，我们在寻路中攀登，在攀登中寻路，累了依石小憩，随手摘旁边熟透了的红籽放入口中，

即充饥又解渴。微低着的红籽，满山红透透的、浓密且成熟，像泼洒的红墨，将天柱山点缀。不到一小时我们就登上天柱山的顶峰，汗流浹背的我们站在天池，享受着凉风抚身，吃着路上采摘的红果，惬意！1980年代中期，没有手机、电脑，没有寻阅知识的百度、微信、抖音等，身为学生的我们只能从字典、有限的报纸书籍中

记录课外知识，当年根本不知道这满山的红籽竟然有如此贡献。

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长，山清水秀的天柱山四季都写着美丽、孕育着壮观。秋天，收获的季节，果实红了，那是成熟的标志。一颗颗、一丛丛红籽在耸立的峰上、突兀的石间、蓬勃的松中，将天柱山渲染得一片红艳。天之柱、皖之源，天柱山之所以为山，是大约在2.4亿年前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逐渐会聚、碰撞、折返，后经庐断裂带作用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、剥露最深、出露最好、超高压矿物与岩石组合最为丰富的经典地带，极具科学价值与特色。这里峰雄、石奇、崖险、岭秀、松美，尤为壮观的是高耸云天、壁立千仞的天柱峰。人，是有灵魂的，山也是如此。天柱山，向世人展示着它乃“洞天福地、富山丽水”之山，向世人宣传着它乃“大爱天柱、情系天下”之魂。天柱山之伟岸，是天柱山人走过了“穷山苦水”的感叹，转而有了“靠山吃山”的理念，再到保护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历程……

同行者摘下一颗红籽给我，又摘一颗放进自己嘴里，说：这就是理想的滋味！他的这句话，我很久很久才慢慢嚼出味来。

少年游

葛良琴

假如没有那场浩荡的春雨，我一定不会记得天柱山的日出是多么美轮美奂：一轮火球在云层里慢慢起身，一点一点将天边烧红，烧紫，烧黄，烧成各种不同颜色，忽地，红蛙一样，蹦出云层，天地一白，黎光乍现，人群随即同声大呼，其声震山撼谷。

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早春，少年的心，早已将前夜的大雨忘得一干二净，此刻，站在天柱山丹砂峰，我们满心欢喜，而前一天从野人寨冒雨步行上山，一路的疲惫和艰辛，此刻感觉是多么值得。从此，雨和日出的相克相生就镌进了我的脑海，让我至今仍觉得，其他任何地方的日出，都无法与天柱山丹砂峰的日出相媲美。

雨后的东关，是那样的旷远，又是那样的复岫回峦。犹记得爬天梯时，人根本不敢直身，因为近旁即是万丈深涧，危岩上一滴水滴下去，都要过很久才能听见清脆的砸落声。而且极陡峭，形容为削壁实不为过，爬在后面的人只能看见前人的脚踵。老师一再提醒我们，不能并列爬行，只能一个接一个往上，作蛇行。不知道爬了多少阶，等到我们直达山巅时，发现两边的巨石相接，下面仅留下狭窄的石罅，人从黑暗的石罅中穿过。前面的同学传话过来，说这就是“一线天”了。

那天我们运气实在好，从主峰下过时，天气晴好无云，只见一峰突起，绝顶入霄，四无倚靠，其石壁上书“孤立擎霄”和“中天一柱”，八个

大字好似从天而降。

神秘谷真堪称鬼工也。全谷由断续而又相连的几个石宫组成，人在石宫里摸黑钻来钻去，全程需猫身曲膝，乍见光亮，又要再度进洞，如此反复。洞里泉水叮咚，或滴答成点，或潺潺而流，摸黑坐石上听泉声，阴凉激齿，其神秘意境，下山后数日，仍时常入梦。谷口有株老松，我至今记忆不忘。天柱山本多松树，但这株老松，其苍老形态尤为奇特，整个枝干作前倾状，仿佛在广迎八方来客。这是山势使然。松枝旁出，向空中尽情斜逸，如蛇弓起的背脊；松干如铁，亦如鳞爪抓空。也不知道从哪一年，它开始生长在这里，日日与白云做伴，渴吸寒泉，傲睨尘世，愈老愈茂，其松意可谓酣畅淋漓。

天池峰的位置极好，可以近距离欣赏主峰的风采。如若天气阴晴不定，更有看头：举头日近，主峰就在眼前，忽地日藏烟起，云雾突生，只觉湿雾扑面，一片迷蒙，我们大惊——主峰顿失于眼前了！再看其他诸峰，仅露髻尖而已。又过一会，山风突起，云雾且飞且退，主峰再次立于眼前，得失皆在眨眼之间，令人惊奇不已，如观3D动漫。

下山时经炼丹湖，过天柱晴雪。两天以来，看多了山石、涧洞，突然在眼耳俱疲时，一水顿出眼前，那种惊喜，到今天仍然无法忘记——群山之中，一水浸空，四周峰峦起伏照应，对于“恰同学少年”的我们，心中岂不生出山河阔廖之感？

寂美天柱山

张玲

其实，天柱山就是潜山人的后山，天气晴好的时候，在县城的每个角落，抬头一望，都能看到天柱山在静静伫立，有了它的默默注视，心情一下闲适很多，什么事也急不起来了。

初秋，与友相约天柱山。汽车奔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，眼前时而开阔开朗，时而山道夹迎；时而临岸望涧，时而举头观岩。山色被我们尽收眼底：山花轻点，绿树成荫。草木青竹的芳香扑鼻而来，微醺，扰我心扉。

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而今，我们轻移步履，微身侧坐，心如莲花坐在缆车上，透过玻璃一览众山小。垂目，脚下白色民居点缀在成片的绿植之间，仿若浓绿的丝绒上镶嵌的珍珠，闪亮夺目；修葺一新的柏油山道，随着山势起伏的坡度弯曲盘旋，远远望去，似墨色绸带波澜起伏，灵动飘逸；细柔的阳光散射着，将大地晕染上迷人的七彩光芒。此时岁月青青，时光静谧，柔情荡漾。

攀阶而上，步步皆景；寻幽觅谷，别有洞天。

驻足。静观。远山如黛，峰峦隐现。雾气从脚底悄悄升起、无声弥漫，不知不觉置身于一片茫茫之间，脸上渐渐湿润，雾气沾染眉发，凝结成微细的水珠，如霜染，如珍珠碎玉，密密麻麻。一阵风过，衣袂冉冉，身心似乎轻了起来，有些飘然。

“哦——”一阵惊叹，清风撩开云裳一角，瞬间，天柱主峰容颜尽展，山纹清晰，清丽朗俊。或是受到众人喊叫的惊吓，她连忙闪躲到云雾之后隐

藏起来。此时，天柱峰如矜持害羞的初嫁少妇，羞答答引人无限遐想。

“真美！”看到此情此景，我想用一些优美的词汇来赞叹天柱山的美，可在脑海里搜寻许久，因词穷作罢，想着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对天柱山发出“哀怀抱绝景，更觉落笔难”的感叹，何况于我？也就释然了。

天柱山因其独特的魅力，引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留下“青山抵在古城隅，万里归来卜筑居”的诗句，产生以此为家，为终老地的意念，我想这些有思想的人不会是心血来潮，也不是酒后戏言，他们是亲历了天柱山的大美，才会发出诸如此类的感叹与念想。

余秋雨先生曾说天柱山是寂寞的，然而我觉得不然。如果说寂寞，不如说是寂美。天柱山从汉武帝南巡时冠上“南岳”封号，到唐宋时佛道两教视他为“洞天福地”，受到众人的注目与膜拜，而后遭人遗忘，淡于世间，隐匿红尘，天柱山是历过繁荣，有过孤寂与落寞，然而，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天柱山不因曾经的淡泊而沉沦，她依然坚挺着，遗世独立，用“天柱一峰擎日月，洞门千仞锁云雷”的姿态傲视群雄。

生活中不仅仅有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诗不一定在远方，也许就在身边。看，近在咫尺的天柱山早已踏着千年的梵音禅乐，在唐诗宋词中走来，她天然去雕饰，不骄不躁，不急不恼，寂美不语，独自行，她独有的魅力早已入诗入画入人心脾。